

2022 中文通識深耕論文獎 得獎名單

■ 書評組

特優(1)：

中文一	許○銘	山間沉思——評余秋雨《山居筆記》
-----	-----	------------------

優等(1)：

公行三	蔡○璇	文學裡的清輝——評簡媜《我為你灑下月光—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
-----	-----	--------------------------------

佳作(2)：

中文三	劉○柔	民間故事啟示錄：解讀現代人的心理課題
哲學四	陳○儒	從精神分析過渡到厭女——評析〈紅玫瑰與白玫瑰〉

山間沉思——評余秋雨《山居筆記》

一、余秋雨和《山居筆記》

人存在世界上有什麼意義？

這是亙古存在的疑問，每個人，即使是對自己存在最堅定不移的人，也會在某個剎那對自己究竟為何存在於世心生困惑。對余秋雨來說，人之所以誕生在世，是為了與種種異於己身的事物交流。他認為，個體的本質早在誕生之初便已經確立，人生的意義，是在或短或長，或精彩有趣或寡淡無味，與異己交流接觸的經歷中，認識並定位自己的本質。¹

但是，人的一生太短，個體的存在於廣袤無垠的時間和空間來看，不過滄海一粟，天地蜉蝣，僅僅百年的壽命，和雙足可達、有限的土地範圍，更加限縮個體探索自身本質的自由度。余秋雨於是將他的目光投向比個體存在更為久遠的山水風物，和肉身已滅但精神長存的歷史精魂上，希望藉由與此二者的對話，探尋自我本質，並予它一個定位。

《山居筆記》是余秋雨繼《文化苦旅》後，出版的第二本散文集，二者皆是他以直接感悟探訪中華文明的記敘。如果說《文化苦旅》是余秋雨行旅各地後，藉著所見所聞，抒發探尋中國文化、歷史，和文人靈魂精魄的過程，《山居筆記》就是他與探尋所得、古老悠久的山水風物和歷史精魄的一次更深入、更全面的對話。

二、《山居筆記》的抒情與理性

在《山居筆記》，余秋雨一方面以充滿柔情的目光追尋、探訪過去的文化和歷史，一方面又以理智理性的筆觸，去叩問，去挖掘，那些隱藏在華美璀璨的文明背後，可能血腥、可能殘忍的歷史真相，以及被淹埋在腐朽傾頹的廢墟塵埃下，曾有的光輝燦爛，和為什麼導致這樣結局的原因。

余秋雨曾踏上東北屬於流放者的土地，在那一片蕭索愁苦的流離之地上，看到掙扎其中人心的善與惡、美與醜，惡劣的環境將人性切割得鮮血淋漓，苦難之中，所有真心實意，所有虛情假義，都剝落了包覆它面目的外殼，赤裸裸袒露出來；他也在河北承德的避暑山莊窺見滿清已過去且將不再回頭的背影，看著那二百多歲、結束得狼狽瑟縮的身影，想它曾有的意氣風發、慷慨激昂，也思考它與前朝異族大動干戈、兩相較勁，最終消亡時異族卻又以血和淚為它哀悼的矛盾；行過山西，與傳統重農輕商的社會截然不同的地方風氣讓余秋雨停駐觀望，崎嶇險惡的大地孕育了一個又一個不屈的靈魂，那些靈魂咬著牙嚙著淚往外走，每一次邁步都離家鄉、父母、愛人和稚子更加遙遠，卻走出一個特殊又璀璨的商業文化，在歷史一角留下它沉重的腳印。

¹ 余秋雨：〈小引〉，《山居筆記》（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頁1-2。

越過黃河到了長江，風卷黃沙的剽悍偃旗息鼓，溫潤的南方的風吹動暮春的柳梢，一時春風若雨，那是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余秋雨在某個秋意的傍晚偶然遇見了它，剎那間，化雨的春風穿過泛黃起皺的時空，紙張翻頁的聲響、筆墨幽微的暗香、談經論道的聲音再一次響徹這個古老的教育殿堂；再往南，熱氣蒸騰的大地散不去母性的柔情，但知悉了故鄉的故事，聽聞那些曾為它增輝或使它覆晦的人事物，卻使那塊理應熟悉的土地面目模糊起來，從此相見猶如未見，相識如同未識；到了最南邊的海南，這塊被貼上蠻荒之地四個大字的土地包容多位被排擠出權力中心的文人雅士，他們含怨而來、滿腹怨言，卻在寬葉搖曳、熏風輕輕間得到平靜，這個曾惡名昭彰的天涯海角使每一個離開它的人用一生眷戀它。

從中國極北行至極南，一路顛簸，看了太多，想了太多，思緒雜亂。余秋雨於是暫止他的行旅，轉而歇息到香港深秋的山上。在那裡，閉眼枝葉婆娑如濤，他曾走過的舊址遺跡，曾擦肩而過舊時代已逝去的靈魂，曾從時間縫隙瞥見過過去一星半點的模樣，它們還停在余秋雨最初見到它們的地方，留在腦中的部分因為遠離了而朦朧起來，於是激昂化作平靜，曾巨大的悲傷、快樂、憂愁、悔恨一一褪去，只剩下痕跡淺淡的遺憾，到了這時，人終於可以開始思考，不再受過多感性的拉扯。

在〈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余秋雨深入分析清時的流放制度，透過描繪被流放者、因株連制而同被流放者、流放他者之人，和被流放者之友，四類不同心理狀態的人，展現舊時株連流放的目的是和它帶來的影響；在〈一個王朝的背影〉，余秋雨則討論以己身、己族、己國為起點評斷歷史的思考方式是否會使歷史有失偏頗，變得狹隘；〈抱愧山西〉一文，余秋雨探討山西商人崛起和敗落的原因；而〈千年庭院〉一文，余秋雨透過講述岳麓書院這個赫赫有名、中國古時教育機構的興辦、體制、名人和軼事闡述他認為「教育」這一詞的意義；〈鄉關何處〉和〈天涯故事〉兩篇文章，則討論了中國自古至今思鄉尋古的情懷。另外，還有和以上幾篇由探訪一個地方從而興發感懷不同的五篇文章，〈蘇東坡突圍〉、〈遙遠的絕響〉、〈十萬進士〉、〈歷史的暗角〉和〈脆弱的都城〉，它們或分析個體在經歷幾乎摧折事物原始本質的災禍後，重新站起並再次出發的心路歷程；或討論一個紛亂時代產生的特殊社會風氣；或探討一個橫跨多朝多代選才體制的優與弊；或分析、分類人性幽暗晦澀醜陋的一面；或討論中國式城市文明和中國式農村文明不同的特質，和它們各自的優缺點。

三、從《山居筆記》看余秋雨的寫作特色

余秋雨運用他細膩的文筆和豐厚的歷史學養，娓娓道來土地的故事，土地之上曾有的制度、規範和風氣從出現至衰弱的故事，以及在以上二者皆扮演要角、曾居住在土地上人們的故事。

就文筆方面，也許因為原以戲劇美學為專業，余秋雨的散文透露一股戲劇小說的故事張力，他並沒有刻意表現戲劇性，但文章內容的編排、場景的描述、人物的形容舉止，都一一表現了戲劇小說特有的張力，如寫中國古代「打、殺、流

放」三種刑罰中的「打」，余秋雨是這麼描寫的：

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受足了『非禮勿視』的教育，剛纔站到殿闕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努力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詞彙呢，簡直雅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褲子，一五一十打將起來。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嚎，亂作一團的白髮，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們說到底只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

2

余秋雨先以「道貌岸然」、「斯文儒雅」的外表，「細聲慢氣地努力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詞彙」的行為舉止，在讀者心中堆砌出一個文謨謨充滿書生氣的形象，而後他的筆鋒倏地一轉，那個雅緻、溫文爾雅的形象被人扒拉在地，和鮮血、嗚咽在喉嚨裡的哀嚎一起落入眼中的，是形象的破碎，以及文人人格尊嚴的落地。這樣細緻的描繪手法和戲劇性的前後對比，加強讀者對內文的印象和畫面感，是余秋雨散文中戲劇性表現筆法的特色。

閱讀余秋雨的散文，如同坐在戲臺下，看臺上人物咿咿呀呀你方唱罷我方登場，紅臉、藍臉、黑臉、黃臉、白臉，塗滿油墨的臉上哭著、笑著、不甘著、得意著，但都沒有表現太過火，有中國式含蓄雅緻的美感；舞臺場景有時變換，有時不動，但都是美的，如帶著昏黃意象的秋、溽暑蒸騰的濃綠，即使是悲傷的場景，淒厲的江風、酷寒的雪漠、殘損的建築，仍有自己凋零的美感。臺上人物景色兀自變化，余秋雨坐在臺邊，離得近，但不是戲中的一員。他負責開場、轉場和劇末的旁白，臺上的人聽不到他說什麼，臺下的人不一定理解他說什麼，但他始終坐在舞臺邊，說著他想說的旁白。

除了戲劇小說特色的表現筆法，就文筆方面，余秋雨的散文還有另一個特點：它們擁有重章復沓的韻律感。余秋雨十分喜愛使用對偶和排比，如：〈蘇東坡突圍〉中寫蘇東坡遭貶後經過一系列肉體和心靈上的磨難，終於迎來人生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真正的成熟，余秋雨是這麼總結的：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需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結果——

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³

² 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山居筆記》（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頁46。

³ 余秋雨：《山居筆記》（台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頁110-111。

這一段可以同時代表余秋雨文章中文筆方面的兩大特色。余秋雨使用多個排比句描述「成熟」，這一小段除了內容既可脫離文章，成為一個能夠獨立理解的名言佳句，也可配合文章整體，與前文提到蘇東坡的改變——對上外，其特有的韻律、音樂性，使文章增加重量，讀起來鏗鏘有力，但不沈重，像一股滂薄浩大的氣流，將文章托舉向上，只見它愈升愈高、愈升愈高，最後驀地噴薄而出，與末段相合，形成富含戲劇張力的結尾。

散文內容方面，行訪中國各地文化遺跡的經歷和淵博的歷史學識無一不豐厚了余秋雨的散文，但在《山居筆記》中，他不只僅平鋪直述舊時的風貌。在走過相關遺址、讀過相關資料，余秋雨不滿足僅知已成歷史的表象，他對為什麼形成這樣的歷史現象、是什麼導致這樣的歷史走向充滿疑惑，他提出一些問題，透過分析、討論、研究，有些問題已經有了答案，有些問題的答案似是而非、似對非對，有些問題永遠也找不到解答。余秋雨將他發現的問題和他認為的答案結合遊歷經驗和歷史知識一齊寫進散文，搭配他富含美感與個人特色的行文筆法，使《山居筆記》成為夾敘夾議、情理皆具，風格特殊的散文合集。

本文評述余秋雨《山居筆記》，全文分為三大節，先論余秋雨與《山居筆記》之關係，再論《山居筆記》的抒情與理性，最後再由《山居筆記》看余秋雨的寫作特色。此書為余氏膾炙人口的名作，書寫余氏行走中國大江南北，對於不同景物與人物的感觸，其實近似於行旅的札記，故隨見隨想，並不容易找出一貫的主旨，予以論述介紹。然而本文作者，能先預設三大節，而各節之中，皆可見本文作者敘述條理清楚細膩，而文字清麗潔淨、秀雅細膩，可玩可讀，令人備覺親切可喜。

既能將此書的重要內容，逐一介紹說明，呈現出在書中余秋雨所見的山水情景，以及獨特的歷史人文關懷，同時能妥善彰顯余秋雨個人的書寫風格，以及此書在寫作上的重要特色與成就。兼具感性與理性的文筆，很能恰如其份地展現出「書評」此一文章類型的特徵。

文學裡的清輝——評簡嬪《我為你灑下月光——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

「人生自是有情痴」，不只為人，也為一本撩動心弦的書，《我為你灑下月光——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於我而言，便是這樣令人魂牽夢縈之作，展讀之間，字字珠璣入目、聲聲斷腸入耳，便是鐵打心腸的人，也要不禁為書中的遺緒波濤而湧動。縱使隔了數十來載，書中那份對文學的濃情、對人倫的溫情、甚至是對世間萬物的那抹深情，依然隨著書頁翻動，穿越了時光，撫慰了近乎失心斷魂的我。

書中這場始於文人相惜，終於信仰隔閡的愛情故事，描述了才子才女因魚雁往返而情意流生的經歷，書中的主角維之與淵學長，兩人在文學獎頒獎典禮結緣，而後兩人的相識、相知、相惜、相愛，無不繫於翰墨。「數十百年後，若吾之文得傳於世，亦可有一人與吾有同一之感觸，與吾此時之心相契……」淵學長以一封短信透露願求知己之心意，維之則以短文相贈「告訴我，你的名字會不會像六月薔薇，落成，一曲雨夜」，以詩情和之。同受文學浸染也同樣矜持含蓄的兩人，書寫成了彼此抒懷傳情與表明心志的最佳媒介，對他們而言，文字相較言語更能感受到對方的識見與底蘊，也更能無拘的訴說人生輕愁及內心幽微。而當男女主角靈思湧動，古典風華便躍然紙上，不僅重現了戀愛者之情悠悠與意綿綿，也再啟信仰與哲學之雄滔論證。在那些書信中，承載的不僅是文學及思想的華美與宏深，更寄託了形上性靈的交流與啟蒙，唯美純情卻富含年少的徬徨與躁動，而信中橫跨中西的經典作品，成了他們青春愛情的見證，也增添這場紙上情緣的深度與厚度。

「我憑藉留下的初胚文字，啜飲著，也得了一份情到深處情轉薄的感懷。人生情事，豈有什麼功成名就，到頭來，說不定只是成全了三分輕狂、兩分清醒、一分清芬而已。」此書是簡嬪對年少戀情的憶往之作，那沉埋數十年的青春情懷，惆悵哀婉交織，縱使時過境遷，心亦難不起波瀾，不過，對已然婚嫁且為名作家的她而言，要陳述過往戀情其實頗具阻礙，尤當原關係中的角色早已星散，人事已非的今朝，陳年舊事也似乎不應刻意暴露或攤開，於是基於理性與感性考量，過往之情難能如實記述，簡嬪遂以自身經歷與情意為基底，鋪寫出虛實交融的愛情篇章，如她所說：「哪怕這個故事已跟原來的不同」。

「寫作的基本目的是彰顯，而我想要的卻是隱藏」，既然欲說還休是簡嬪撰書的心態，其在落筆為文之時自然虛實掩映著，無論是文句段落或遣詞用字皆朦朧隱晦，在寫作章法與文章編排上更是繁複獨特，一如叢中亂花迷人眼，更似紅樓夢裡「假作真時真亦假」。不過簡嬪深知，筆觸雖須模糊隱約，故事情節亦須推進，因此小說中多處理設伏筆與暗示，用詩化的語言與多重的隱喻疊起謎樣的情節，當故事一層層揭開，看似出人意料的情節轉折，其實文章各處早佈滿了線索，只是初讀時易眩於愛情的幻彩世界而疏忽。至於此書穿插式的篇章安排，時為簡嬪現身說法，時為故事女主角的自我叩問，有時是作者簡嬪的著書所感，又有時是少女簡嬪的心思流轉，不同的

視角與思維交錯出現，既相關又似無關，更需讀者開其慧眼，持其靈心，方能辨析路旁碎石實乃未琢之玉。

另外，簡嬪於此書中藉著信件與札記鋪排情節，特殊的是，簡嬪細察「朋友」維之留下的信，但維之卻實是自己的縮影，正如偵探辛苦破案最終卻發覺犯人正是過去的自己般令讀者迷惑與驚心，畢竟誰能料得昔日設下謎題之人，今日又恰是解謎之人？書的前半部寫著：「無論如何，我需要一杯熱咖啡，安撫徬徨之心。順道回想我與她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才讓我走到今天這一步」，簡嬪以「她」字貫串故事內容，也於文中暗示是替「她」（維之）所整理的札記；然而書後則寫著：「若還有一個純真的你浪漫的我，恰好走在同一條青春路上，則不妨用我們熟悉的納蘭性德詞句，與你相約：老友啊老友——待結個，『他生知己』。」在字裡行間透露出自己是淵學長的故友，且情分甚深。由此可見，簡嬪口中的「她」其實是過往的自己再添上幾筆虛構，是對過往記憶的追念與重構，而非表面上單純為朋友整理札記而為之文。是故在閱讀此書時，唯有回過頭來細細研讀，並在看似冗贅且不知所云的字裡行間多留一點心眼，多存一點聯想，帶著福爾摩斯的洞察力與敏銳度，才能破解簡嬪以文字打造的密碼鎖，諦聽這首二十世紀末的青春戀歌。

除了上述故事內容與著書背景，這部作品在形式上亦有相當可觀之處，此書採用了三種撰寫模式，分別是在書中以白底細明體為主軸的小說情節論述、以白底標楷體寫成的札記書信，以及由灰底細明體所呈現的散文體，各自陳述如下。

一、小說情節(白底細明體):

此部分為全書主軸，以小說筆法書寫，道出一場淒美的愛情故事。維之是台大中文系的學生，自幼受母親啟蒙與薰陶而飽讀詩書，文學造詣高，然性格中帶著一股疏離與冷漠，不喜人群而慣於獨處，除天性使然，也因受到母親早逝、父親另組家庭、姐姐長年離家…等諸多家庭因素影響，再加上其在古典文學中覓得歸宿，也醉心於能恣意抒懷的筆耕田園，因此，在文學的廣袤與純淨天地裡，她對於濁亂的人間世事便逐漸淡了也遠了。直到維之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淵學長，兩人因緣際會下有了書信往來，維之才又漸漸在人間找到失去已久的溫暖與情意。他們雙方各自驚嘆於對方的文學涵養，也發覺對方是與自己心性相契的知己，更是一生難得的知音，因此，當魚雁往返愈頻繁，互相愛慕之情便悄悄流生，愛對方美善純良的高潔心靈，也慕彼此豐實高深的智識學養。然而，兩顆同樣高貴唯美的心依舊抵擋不住人世洪濤，因為家庭與個人的種種牽絆壓折了鴻鵠羽翼，阻隔了鴛鴦相偕，維之信中一句「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成了兩人情感的分水嶺，最終兩人未能共負一軛，成為世間伴侶，卻締結了一段美麗情緣，在彼此心中永遠常存。

二、札記書信(白底標楷體)

這本小說的奠基與推展源於維之與淵學長的文字書寫，故札記與書信成了此書不可或缺的元素。讀者除了可在往返的信件中知道雙方的情感發展，也能在信中更加了解角色的心志與性格，像維之曾詩意描述「恨不得插翅飛去你的窗口，打破一屋的玻璃，不是為了擄你，是想叫你也把我關進去」，字字流露出她的思念；淵學長引用聖經語「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則傳達了淵學長面對情感的為難。在此書中，維之與淵學長皆是典型的圓形人物，他們並非只有單一的形象與特徵，而是具有極為複雜的思想與感情衝突，故藉由他們在信中與日記本上的自我剖析與描述，能呈現他們在心靈與世俗間的巨大拉扯，以及對外表現與內在情緒的多重矛盾。而這種託於第一人稱敘事的寫法，不僅讓讀者能更貼近角色內心，並強化對於情節的理解，也能在書信的糾葛與札記的自省中，讀出作者寄託其間的深情與哲思。

三、散文體(灰底細明體)

這本書雖歸類為小說，卻又不同於一般的小說，因簡嬪在這本書主要的情節中穿插其慣習的散文筆法另立【徘徊】章節(灰底細明體)，自述她的寫作歷程與年少過往，也以靈動精闢之筆寫下她對愛情的見解。「若是夢幻泡影，夢醒時，驚覺年華荒廢，情傷心碎，該如何康復？若終成眷屬，是否從此如膠似漆，只有甜沒有苦？還是猶如強摘的果實，六分澀三分苦一分是咀嚼之後留在舌尖淡淡的甜？」此段落表達了愛情之得與不得，其各自需面臨的關卡，也闡明情感的本質原非一帆風順。這些散文段落雖與故事情節的發展關聯不大，可權作是作者個人抒感，略過不讀亦不影響對於情節主軸的掌握，然而，若能細讀之，則能於論述中悟得愛情之理，也能探知作者對書中角色感情發展的見解，對讀者更深入此書實有莫大助益。此外，在閱讀這部小說之時，雖情節已足以引人入勝，卻不該忘卻這本書與簡嬪自身經歷的關聯性，如此才能洞察作者於此書中所深藏的巧思與匠心，並體貼簡嬪著書時複雜的內心與情懷。

此書雖素來有晦澀難讀之怨聲，因其中嵌入許多中國古典及西方經典文學的素材，不僅旁徵博引且富含各種典故與象徵，而對該經典的體會與理解又正是深入角色內心世界的關鍵，故此為一難讀之處。而二難之處在於簡嬪刻意用其高深絢麗的文字幻術包裝，非但文體兼雜，敘述筆調更是變化萬千，且三種人稱並陳一書以及蒙太奇與意識流的技法運用，讓此書讀來更加豐富卻也更形複雜。況且，此書並非單一的情節開展，而是同時有著許多人稱的轉換，誠如上述，不僅有著第三人稱敘寫維之與淵學長的愛情故事，也有維之於札記中第一人稱的心情自述，亦有學長與維之第二人稱的書信交流，更有簡嬪第一人稱的散文書寫，這種交錯的文體與視角，是此書相較其他類似作品極大的特色，但縱使這部作品有其艱澀之處，然情真意切、哲思深遠，應仍未減此書魅力。

總言之，簡嬪藉著華茂真摯的文學筆法，層層包裹那段銘心刻骨卻無可告語的回憶與往事，誠如她自言，「這樣的書，一生只能寫一本」，因為這樣的青春，一生也只能有一次，那種澄澈與單純，淒美而纏綿的學生時代戀情，消逝了便難追回，只能

在記憶的深處與心靈的幽谷，漸行漸遠。而簡嬪，透過其細膩心思與如椽巨筆，以半虛構的小說形式，重現了少男少女在愛情中的羞澀與迷惘，也刻劃了青春歲月獨有的狂狷與浪漫。曾聽聞，「文學是心交心、生命撞生命，是兩者交會互放的光」，當書中情思隨著筆墨流灑，既是維之與學長的心心相印，也是故事主角與文學巨擘的同情共感，更是讀者我們藉簡嬪之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呀！那自文字縫隙間汨汨溢出，道不盡、說不出的幽懷與情思，便留待讀者細嚼與品味，親自窺探箇中堂奧，一品清輝！

在本書評作者的描述之下，簡嬪《我為你灑下月光—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所蘊含的一段過往年輕男女的青澀情愛，細膩而悠長地在讀者眼前顯現。

除了學長與學妹，兩人相知相惜的純淨心靈，書評作者將全書值得觀察的面向分做「小說情節」、「札記書信」與「散文體」三大部分，並逐一說明、解釋三種文體特殊的效用，以及抒情特色，最終歸結到文學可以為一切情感與信仰的寄託，這既是簡嬪在書中所傳達的文學觀念，同時也是書評作者自身深刻的體會，在字裡行間，可以看見作者能將感性的情感體驗與理性的思辨分析，融洽地結合在清麗優雅的文辭之中，可見具有相當出色的文筆能力。

深耕論文獎 書評組

書名：《民間故事啟示錄：解讀現代人的心理課題》

作者：河合隼雄

編者：河合俊雄

出版社：心靈工坊

本書簡介

接續河合隼雄一大代表作《日本人的傳說與心靈》未完的議題，本書探討許多日本民間故事中常見的母題，並在與西方格林童話的對照中剖析日本人的深層心理，直指己身民族性在現代社會下表露的心理問題。河合隼雄堅信異世界的殘忍對閱聽者而言是內心世界的體驗而非複製行為，因此書中論及許多具殘忍性的故事，再加上末篇講述的邊界體驗，將民間故事視為人的心理原型。此外本書亦橫跨民間故事考察與心理分析等學術層面，體現出河合隼雄有理有據並能融會貫通的學術特色。

本書特色

河合隼雄為日本首位取得榮格分析師資格的心理學大師，同時涉略民俗學、神話學等領域，佐以日本民間故事及現代社會情況提出許多見解，本書便是融合了以上各式學術範疇而成的著作。河合隼雄的文字精簡而不晦澀，介於學術與科普之間的内容不致讓人卻步，末篇也收錄河合隼雄對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一書的評論，顯見本書不只侷限於學術議題，而是從榮格心理學角度出發闡述文學敘事語言，並加以扣合回應當代人類心理。

個人評析、延伸思考

即使河合隼雄為心理學方面的權威，從本書中依舊看得出他對敘事文學的熱愛，不僅引用許多不同類型的故事說明象徵意義及套式的同異對比，更由故事回應到普世人類的心理。真正發揮其專業領域的部分並不算多，但也使讀者看見河合隼雄將豐富學識統合為專屬己身見解的能力，同時運用精神分析的專業掌握各式敘事情節中反映出的心理活動，挖掘投射在民間故事中的群體意識，進一步談當代心理問題。通篇從立論出發點到切入角度首尾貫一，使本書整體閱讀感受舒適且探索性極高，得以延伸許多民間故事以外同屬普遍無意識下產生的童話、神話等類型探討。

本書中探討的重點之一放在殺害與殘忍，河合隼雄透過許多殺害故事的母題帶出他個人認為不該隱去民間故事負面性的立場，就像夢與現實之間的區隔一般，民間故事在河合隼雄眼裡也被視為是異界體驗的一種，並不會跨越界線影響閱聽孩童的行為，而是在內心轉化成促使人向善的動力。殺害也好殘忍也罷，這些主題都是讓故事更加精采而震撼有力的要素，若因過度審查而將原本的故事架構淡化處理，警世教材的作用就會大幅失效，也相對變得枯燥而平淡無奇。以第二章對殺害主題的探討為例，河合隼雄舉出在「異類婚姻」母題中，日本的「猴女婿」與格林童話的「青蛙王子」下場顯然不同，而筆者針對「猴女婿」的被殺下場延伸討論。其故事內容大致為一隻猴子為民降下甘霖，

地方上的權勢便將女兒嫁給猴子，而後女兒在回娘家的路上用計使猴子掉入水中被沖走溺死。猴子至死前仍一片癡情，但女兒目睹一切後回到娘家歡喜過活，可說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悲劇。同為死亡下場，另一則著名的日本民間故事「咔嚓咔嚓山」可與其對照，筆者此處以太宰治的翻案版本為依據。在太宰治的版本中，兔子與狸貓成為歡喜冤家的關係，狸貓便是那個癡情追求的男方，兔子則是善妒且陰狠的女方。以下場來看，猴女婿與狸貓實在頗為相似，都是因女方的惡意溺水身亡，而狸貓直到死前才明白兔子的殺意，和猴女婿的癡情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二則故事脈絡不同，狸貓與兔子的恩怨也和情節較單純的猴女婿有所區別，但可以觀察到很奇妙的現象，便是日本民間故事中女性對男性的積極殺意。格林童話則明顯以男性殺害女性為多，如河合隼雄以不能看的禁忌為前提探討的「藍鬍子」類型故事，換做日本故事便是男女立場顛倒，並且多半含有前述所提「異類婚姻」的特質，如書中舉的「黃鶯之居」、「鶴娘子」。筆者也想到日本神話中伊邪那美禁止伊邪那岐偷看她在黃泉的死狀，結果伊邪那岐還是看了，二人便決裂的故事。然而藍鬍子的血腥程度恐怕不是概括性以格林童話傾向男性本位便能解釋，從藍鬍子後來被刪掉便可看出格林童話意圖讓這樣的故事排除在民間流傳的故事之外，同樣的咔嚓咔嚓山也經過修正才成為現在溫和的童話版本，原始的樣貌與藍鬍子的血腥不相上下。筆者認為這便是童話最初的一種形式，以殘忍的殺害教育讀者引以為戒，不管是藍鬍子系列告訴我們必須謹慎看人、臨危不亂，或是咔嚓咔嚓山的惡有惡報，這些故事的架構如果少了震撼人心的部分，反倒失去民間故事強烈的寓意性價值。或許會有為何一定要某個人死的異議，但筆者認為如果永遠都是快樂團圓的走向，人類會失去自我定位的方式，因為永世永生的樂土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就像莎士比亞有四大悲劇、希臘有伊底帕斯王悲劇，敘事文學是映照人間的鏡面體，幸福快樂是一種理想國度，而殺害及殘忍便是現實生活的寫照。當然不限於實質意義上的殺害，生命階段中的轉化也包含抹殺內心種種不同面向，河合隼雄正是看準人心複雜提出他的看法，將心理學的論點融入具備套式母題的民間故事中。

論及殘忍母題，首先必須要澄清的是殘忍不一定包含殺害，但延續前段提到的「咔嚓咔嚓山」而言，殺害時常包含殘忍性，因此河合隼雄在第九章中提及本故事的起因，也就是狸貓殺害老奶奶並煮成湯給老爺爺喝的情節，是他認為這則故事殘忍的著眼點。有些版本淡化、也有只說到這裡便結束不談兔子報仇的部分，但筆者認為兔子的復仇在這則故事裡其實也是重要的。相對起因的部分筆者將其劃分為殘忍的結尾，兔子先是以一起去砍柴為由讓狸貓揹著柴火，以打火石點燃後呼攏狸貓那是咔嚓咔嚓山的咔嚓咔嚓鳥發出的聲音，狸貓燙傷後再假意幫牠擦藥塗上辣椒膏，讓狸貓痛不欲生。接著又邀約狸貓去划船，但兔子讓牠划的是泥巴船，因此狸貓划到一半便溺水，對著兔子求救的時候兔子伸出船槳說讓牠抓住，實際上是不斷痛打狸貓直到牠氣力用盡沉入水中。這段完整的「咔嚓咔嚓山」算是數一數二精彩的民間故事，不只是使人震

撼的殘酷情節，裡面也蘊含很多值得解讀的部分，所以太宰治將兔子與狸貓比作男女間的關係，可以參照前段談論男女殺害的部分。但此處單純就殘忍性來看的話，或許不少人會認為故事中的兔子過於殘忍，但也不能忽略狸貓在開頭嘲弄老爺爺，殺害好心的老奶奶且假扮老奶奶讓老爺爺喝下老奶奶湯的事實，這就是有趣的部分。在雙方都殘忍的情況下，到底誰才是故事中的正義，或許是因為兔子行動的目的建立在幫善良的老奶奶復仇的前提下，後世就改編成狸貓不那麼殘忍、兔子也沒有殺死狸貓的結局，沒有任何人死掉的「咔嚓咔嚓山」，同時失去了殘忍性與真實性。殘忍的背後往往有更重大的意義，兔子的復仇雖然狠戾但也漫長，在抱持為老奶奶復仇的心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需要多大的決心，恐怕也不是單用殘忍就可以形容的。當然殺害一個惡人還是殺人，換作今天是一個加害者與受害者遺屬的身分，受害者在揮下刀的那一刻也成了加害者，說不上什麼正義可言，但抱持復仇之火行動也是需要勇氣的。這也更凸顯「咔嚓咔嚓山」的特殊性，不只是一則惡有惡報的殘殺故事，也是現代社會中值得探討的議題。西方同樣也有部分刪去的故事，但就不像「咔嚓咔嚓山」的情節掌握得優秀，格林童話中大概只有睡美人的原始版本較特別，公主不是被王子吻醒而是被強暴，懷孕後生下的孩子替公主吸出指尖的毒才清醒，不僅殘忍也深具省思意義。公主面對侵犯自己的人是什麼心情、看著因此誕生的骨肉救了自己又是什麼感覺，雖然可以理解因涉及性暴力而被刪去，但這亦是一種赤裸裸的殘忍，孩子不可能永遠都活在公主被王子拯救的快樂幸福結局裡。在此處河合隼雄也言明孩子不會什麼都不懂，一切取決於表達故事的方式好壞，也就說明殘忍的情節實際上影響多少並沒有個底，從當代角度來看許多的刪減淡化疑慮也有可能多半是多餘之舉。

當然本書並非只探討殘忍殺害的議題，亦有從民間故事考察或夢與心理學層面論述的章節，例如第五章《風土記》中民間故事的整理。本章由古《風土記》的版本出發，與日本現傳的民間故事對比參照，並且分出變身及夢二大母題歸納，最後透過《風土記》與民間故事的關聯性回應到日本的民族性與心理，並且亦與東亞傳播圈影響日本故事性質的轉變有所連結。《風土記》在定義上較偏向風俗地方志的範疇，從這個角度來看與中國的《山海經》其實是有些許相似的，本書中舉的一些故事都在說明地區特色的形成，可見在某種程度上與《山海經》有所關聯。然而《風土記》不僅只記載地方軼事，當地口傳故事也在收錄範圍內，因此也涵蓋民間故事的主題，亦屬於日本故事傳播型態演變一環。日本民間故事的文化前後受到佛教傳入與中國漢籍東傳影響，《風土記》可說是少數保存日本原始民間故事的文獻，同時也象徵了日本人原初的思想。此處筆者就河合隼雄整理呈現的故事類型提出共通性觀察，例如在天鵝變身的母題中提到的一則天女被偷羽衣的故事與中國現今廣泛流傳的牛郎織女傳說如出一轍，進而延伸到所謂「天鵝處女」的故事情節，為橫貫東西方的重要母題。但同樣含有天鵝變身的元素，另一個從格林童話出來的「野天鵝」就與天鵝少女下凡不同，不僅由人化身為天鵝，變化的也並非女性而是男性，當然童

話故事情節相較傳說更有寓意性，不過就天鵝變身主題而言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差異點。在原版「十二兄弟」中變身的動物是烏鴉，與後出的天鵝版本相較之下缺乏天鵝象徵的純潔性，又抑或是天鵝的形象更能代表兄長們的不白之冤，因此改變關鍵的變化元素。回到正題，《風土記》中也有日本故事中較罕見的巨人元素，書中記錄其內容「吃剩的貝殼已經堆成一座小山」，與《山海經》夸父逐日故事中手杖化為鄧林有異曲同工之妙。巨人作為故事元素其實不容易見於地方傳說中，世界知名的巨人故事多半為他界中的巨人，例如傑克與豌豆一類的故事，或是北歐及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從這些例子也可看出巨人在人類群體意識中的定位基本上為非常世之物，北歐的巨人遭到驅逐、創世巨人被殺，希臘的巨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至冥界，甚至傑克與豌豆的巨人也是摔死的下場。相較之下《風土記》唯一的巨人母題如此平淡無奇，甚至《山海經》也只有夸父國符合巨人概念，而夸父逐日雖也是死亡下場，但同時包含變化神話，與北歐尤彌爾相似但又不同，身外之物的變化反而與《風土記》中的巨人更相像。此處可以引出東西方神話中巨人的差異，但筆者不多贅言，繼續回到本書的討論。

若要論及河合隼雄展現專業的部分，無疑必須談談第九章的夢與民間故事，河合隼雄將日常及特殊的夢境簡單劃分，解夢原理與民間故事套式的相比只能放在特殊的夢中談論。河合隼雄舉出的夢境筆者覺得十分有趣，有點像是惡魔歷險版的愛麗絲夢遊仙境，裡面不只有魔法更有變大變小的場景，然而夢境的主角必須拯救自己的男友，且明確出現像是惡魔的存在。另外在主角尋找男友的過程中禁忌與懲罰，筆者聯想到前段所提「野天鵝」故事中替哥哥們織麻衣的公主也有長年不得開口言語的禁忌，只是這則夢境被狗咬的懲罰更具體現實，但仍可以看見拯救心愛之人的過程必須吃苦的共同性質。夢中亦有一段魔法師與契約的情節，雖然稱作魔法師，不過顯然是反派，因此筆者也想到源自浮士德的惡魔交易概念。西方原先的惡魔只是不斷被強調會引誘人類墮落，但浮士德中出現向惡魔出賣靈魂換取利益的情節，也就發展成為惡魔誘導人類的一種方式。它並非惡魔原始意義既有的特質，但藉由文學產生意象影響，讓不管中古或現今許多創作中都採用惡魔交易的套式。回到本章舉例的夢而言大致也是如此，主角的男友在與未知的魔法師交換協議時被對方掌控情勢，甚至人就不見了，因此主角才順著改變的契約尋找男友。雖然惡魔的契約在基本認知上都是一對一，這種惡作劇般的手法較少見，但對夢境中情節推動的誘發而言仍與惡魔契約相似。而在本章末尾河合隼雄止於提及主客觀研究法的兩難，筆者認為既然夢與民間故事有本源共通性，在夢境分析中見到與民間故事類似的要素情節時便可以利用客觀外在檢視其相似性，但同時也必須回到夢境本身的脈絡思考，畢竟民間故事不只具有普遍性，細部而言也可分出各種母題，單就夢境分析援引民間故事而言範疇大小皆可，似乎不需太過糾結。但身為學風嚴謹的心理學者，河合隼雄提出這項問題的考量筆者也無法全然得知。

以上筆者敘述並延伸不少包含故事或神話的例子，在眾多敘事文學下能夠貫通全書的主旨仍為河合隼雄強調的真實異界體驗，並且始終回應扣合人類心理，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代皆不脫此定律。河合隼雄尤其注重日本人的當代心理問題，因此無論是末篇談《海邊的卡夫卡》、第五章提及《風土記》等都是日本作品，第三章也談論日本民間故事的美感，大幅度利用日本豐富的民間故事帶出各種議題。而透過民間故事的共通性又可延伸至各國，河合隼雄的分析得以面向國際，即使根本取向為日本人，透過以上文字評述後筆者認為也能套用在各地區的讀者身上，雖不中亦不遠矣。就像《海邊的卡夫卡》評論中河合隼雄認為每個日本人都必須經歷成年禮轉化的體驗，其實不只僅限日本人，每個人都有成長轉變的機會，亦如坎伯《千面英雄》中提出的英雄經驗，從召喚到啟蒙、回歸的過程在現代人的內心作用下便是一種異界體驗，民間故事正是彰顯這般普遍意識流的產物。

本文對於河合隼雄《民間故事啟示錄：解讀現代人的心理課題》，能極其詳盡地介紹書中所蘊含的故事類型，以及在河合隼雄以神話學、心理學與民俗學等等特殊觀點之下，許多日本民間故事與西方童話故事裡，蘊含的特殊意義。

書評作者能適當地提點出此書中的重點與重要故事，對於每一章節主要的旨趣，亦能精簡地予以闡述，文字流暢具有條理，可見本文作者對於書籍的細膩閱讀與用心。

從精神分析過渡到厭女——評析〈紅玫瑰與白玫瑰〉

前言

張愛玲（以下簡稱張）小說善於剖析人物的心理狀態，尤其是人在情愛關係當中的複雜情慾流動。而關於情慾，許多學者如濮文曦（2020），就看見了與精神分析始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論相互對照的可能，他指出：

「張愛玲有意識地將精神分析學說注入小說創作之中，使得她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更細膩而真實，也使得小說中的人物心理有了更豐富的色彩。」（2020，頁50）由此可知，要對張的小說有更深理解，精神分析是一條很好的途徑。

本文旨在以佛洛伊德著作《性學三論》評析張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筆者將引述《性學三論》第二篇的章節，以釐清紅白兩色玫瑰對於男主角振保的精神意涵，以及為何張會如此斷言「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2001，頁97）根據佛洛伊德，其主因或許在於男性選擇性對象時，會把「真情」和「肉慾」分開，而抬高性對象的地位，乃至於神聖化該對象，發生所謂「心理性陽痿」，便無法輕易和性對象交合，或者失去性慾；相反地，男性對於地位低下、卑微的女性，卻能盡情發洩肉慾。

佛洛伊德認為「心理性陽痿」在社會上相當普遍，而他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精神上的缺失來自於文明的壓抑，因此，筆者也將引述更多佛洛伊德對於現代文明的性道德的看法，以「一夫一妻制」為主軸，來強調〈紅玫瑰與白玫瑰〉當中諸多角色受到的性壓抑，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理解各個角色的處境與行動。

本文第二個目的，是在精神分析之上，建構出更廣闊的性別框架，來詮釋〈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社會如何是一個厭女的父權社會。筆者將引述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的篇章，來說明紅白玫瑰背後意味著男性的透過「性的雙重標準」，將女性區分成「聖女」、「妓女」後進行的分化統治。指認出這樣的性別框架，除了是對小說中父權社會的批判，也呼應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結果，盼能提供讀者不同閱讀視野。

一、振保的「心理性陽痿」

《性學三論》中〈愛情心理學〉一篇，指出正常情慾需要兩種情感，分別為「真情（die zärtliche Strömung）」和「肉慾（die sinnliche Strömung）」，但是在「心理性陽痿」的病例中，「兩類情感從未合流。」真情指的是在幼兒初期就出現的愛慾（Eros）或力比多（Libido），其中包含「性衝動及性趣味的成分」（2017，頁 190），然這種愛欲的對象往往是父母或監護人，以至於青春期後，有更明確目標（性行為）的「肉慾」出現，真情當中的戀母、戀父情結等種類的愛欲，就受到壓抑。

真情的愛欲受壓抑的結果是，若某人的愛欲沒有被成功引導至新的性對象上，他幼年時對父母或手足萌生的愛欲無處可去，選擇性對象時便會一直害怕亂倫禁忌，導致真情和肉慾的分化，而「這便會對他們的對象選擇造成限制。高亢的肉慾僅會尋找那些沒有亂倫之嫌的人作為發洩，……當他們愛上一個人，就不會對其產生邪念；對一個人有所淫慾，就不會對他動真情。」（2017，頁 193）

當該情形變得嚴重，和他發生性關係，以及他所愛對象就會完全斷裂，這便是「心理性陽痿」的病徵。他無法和所愛的對象發生性關係，而只能轉移肉慾到那些他視為卑微、而無法愛的對象上。

如此，便可評析〈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男主角振保是如何同樣受戀母情結影響，而有類似「心理性陽痿」的情況。小說開篇，張便寫道：「振保的生命一果有兩個女人，他說的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2001，頁 97）

在時序上，這已然是真情和肉慾分化後的結果，至於其源頭，也就是亂倫禁忌，這點可從振保和母親的關係細微處看出。張寫道，振保「侍奉母親，誰都沒有他那麼周到」（2001，頁 98），又樂意地在情婦嬌蕊面前誇獎說：「我母親常常燒菜呢，燒得非常好。我總是說像我們這樣的母親真難得的！」（2001，頁 127）。

後來振保拿不定主意，想著該不該和情婦嬌蕊結婚時生了場病，嬌蕊和母親恰巧都到病床前看他，母親暗示振保不該和嬌蕊有婚外情，而振保「聽他母親的話，其實也和他自己心中的話相彷彿，可是到了他母親嘴裡，不知怎麼，就先是玷辱了他的邏輯。他覺得羞慚，想法子把他母親送去了。」爾後更是「擺脫不了他母親的邏輯」（2001，頁 132）。他遂對嬌蕊說：「你要是愛我的，就不能不替我著想。我不能叫我母親傷心。她的看法同我們不同，但是我

們不能不顧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個人。社會上是決不肯原諒我的——」
(2001, 頁 133)

上述段落紛紛暗示和明示振保的戀母情結，以及戀母對於他選擇性對象的影響。嬌蕊象徵了肉慾的對象，是和母親有別的，形象潑辣而不羈的女性，因此振保能和嬌蕊順利做愛，而不受「心理性陽痿」影響。然而論及婚姻時，振保又顯得猶豫不決，乃因他終究無法對嬌蕊付出真情，對方頂多是發洩性慾的對象。他在母親面前感到羞愧，是由於母親在他心目中有著崇高地位，當母親察覺他和嬌蕊暗通款曲時，他的羞慚乃是源於對母親的虧欠感。

後來母親託人介紹了孟烟鷗給振保，兩人結了婚，振保卻「對她的身體並不怎樣感到興趣」(2001, 頁 135)，甚至不久後即成為「一個很乏味的婦人」(2001, 頁 136)。振保開始在外嫖妓，而「聖潔的妻」留在家裡，「絕不疑心到」(2001, 頁 136)。從這點就可看出孟烟鷗對於振保，是愛和交付真情的對象，卻因此讓他「心理性陽痿」，對她沒有性慾，他無處可洩的肉慾只好「轉移陣地」到柳巷花街。

二、文明對個人的壓抑作用——《性學三論》評析〈紅玫瑰與白玫瑰〉之二

上節筆者討論「心理性陽痿」的機制以及其根本原因，是針對個人性壓抑的精神分析。而實際上，同樣在《性學三論》中，〈文化的性道德與現代人的精神病〉一文裡，佛洛伊德更說明了「文化的性道德」，從文明、社會等更全觀的角度來解釋來自外部（文明和社會）的道德觀，如何造成內部（個人）的性壓抑，進而產生有害影響。

根據佛洛伊德，「文化的性道德」是「能使人們更為專注、更富成效來參與文化活動中的性倫理。」（2017，頁 231）這種性倫理在現代社會，就是「一夫一妻制」（2017，頁 232）。佛洛伊德認為，當今社會的一夫一妻制只允許「為生殖服務」的性行為（2017，頁 241），讓其餘的性衝動受到壓抑。但是「大多數的婚姻中，夫妻雙方會在精神和肉體的雙重失落的作用下……，被迫壓抑和轉移自己的幻想和性衝動。」（2017，頁 248）以至於在婚姻關係中的男女皆難以得到性滿足，而透過禁慾，或者反常的途徑來滿足性衝動。（2017，頁 243）

無論男女，選擇前者的結果是「變得有些神經質，或者做出讓健康受損的事情。」（2017，頁 246）而選擇後者，則無非是做出種種出軌行為，因為「婚姻使人焦慮不安，而抵禦這種不安的最好解脫就是出軌」（2017，頁 249）。

總結來看，文明的性道德——亦即一夫一妻制——壓抑了婚姻關係中的男女，無法宣洩其性衝動的結果是，有害健康的禁慾或者出軌。筆者認為這樣的結論是顯而易見的：無論對個人或集體，一夫一妻制造成的性壓抑是有害的。抱持這樣的觀點，便可對〈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振保、烟鵬夫婦有更多同情理解。

振保、烟鵬夫婦分別都有出軌行為，首先振保在外嫖妓，爾後烟鵬和裁縫偷吃，振保隨即發現：「振保自己是高高在上，瞭望著這一對沒有經驗的姦夫淫婦」（2001，頁 145）。在兩人的出軌之上，都籠罩著文明的性壓抑的陰影。

結了婚後，振保在內心最渴望的性對象仍是像嬌蕊般，豔麗曼妙的女子，但妻子不能滿足他，妓女也不行。婚後嫖妓時，振保內心仍想的是嬌蕊，不過他早就「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鐵一般的決定，捨棄了她。」

（2001，頁 136）其中「崇高的理智」彰顯了文明對振保的作用，道德的約束力讓他選擇放棄嬌蕊，然而結果便是他必須強忍性衝動。他愈是壓抑，就變得愈來愈神經質，某天「他看著自己的皮肉，不像是自己在看，而像是自己之外的一個愛人，深深悲傷著，覺得他白糟蹋了自己。」（2001，頁 148）那「自己

以外的一個愛人」是他無處宣洩的情慾被投射出來，可憐他，認為他糟蹋了自己的，便是他受壓抑的強大性衝動。

烟鸞年紀輕，大學畢業就出嫁，尚不清楚禮俗慣習，例如：「她很知道，按照近代的規矩她應當走在他前面，應當讓他替她加大衣，種種地方伺候她，可是她不能夠自然地接受這些份內的權利，因而躊躇，因而更為遲鈍了。」

（2001，頁 135）可見烟鸞不能適應社會規範，然又必須配合演出，婚後她生活在婆家，同時受到丈夫和婆婆的監控：「她做錯了事，當著人他（振保）便呵責糾正，便是他偶然疏忽沒看見，他母親必定見到了。」（2001，頁 136）這種情況下，她個人的情感，連同慾望都受到壓抑，後來她得了便秘症，正是壓抑造成的病徵。對於烟鸞的處境，《性學三論》分析得相當精闢：

「一個女子在結婚後並不愛她的丈夫，無論是在結婚時還是在婚姻生活裡，她都找不到愛他的理由；但與此同時，她所受的教育又要求她必須愛她的丈夫，因為這才是婚姻的意義所在。於是，她必須壓制自己內心的所有衝動，違心地克制自己，還得使出渾身解數，扮演一個溫柔、順從、體貼的妻子。若如此的自我壓抑太久，她輕易就會患上精神疾病……」（2017，頁 259-260）

張寫道：「她愛他，不為別的，就因為在許多人之中指定了這一個男人是她的。」（2001，頁 136）這段寫的烟鸞的心境，巧妙地點出了烟鸞缺乏愛振保的實際理由，而只是她必須。這「必須」背後仍是文明的性道德在主導，烟鸞無法承擔這種處境下，來自於家庭裡她的丈夫、婆婆，甚至傭人的壓力，遂和裁縫師發生婚外情，以宣洩其私人慾望；再不然，她極可能會如同佛洛伊德預示的，患上精神疾病。在這方面，她的便秘症，乃至於出軌後怕振保發現，開始窺視的行跡，皆透露了她神經質而接近精神疾病的跡象。

三、中國社會的厭女：「聖女」和「妓女」的分化統治

上一節筆者嘗試脫離個人內心，從文明、社會等外部的層次，同情理解張筆下的振保、烟鷗兩個人物，如何受到社會觀念影響而產生特定情緒，或做出特定行動。在本節，筆者則欲從這種外部的層次延伸探討中國社會的厭女現象，改以批判的角度來審視〈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社會背景乃至於故事人物。

上野千鶴子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的〈性的雙重標準和女性的分化統治〉章節裡談到「厭女症不只是女性蔑視，也有著女性崇拜的一面」（2015，頁 48），這矛盾情感的根源是父權社會對男女性道德標準的不一致，進而讓「男人好色被認為是好事」，「女人在性意識上卻得保持純潔與無知」（2015，頁 49）。在現代一夫一妻制的條件下，遂出現這樣的落差：男人的性衝動可以不受婚姻所控，女人卻要終身忠誠。

妻子和母親在男人心目中有最神聖和純潔的形象，是所謂「生殖的女人」或「聖女」，是男人崇拜的對象，卻同時「被剝奪了性愉悅的權利」；另一邊，讓男人享受性的、放蕩的，則是「性愉悅的女人」或「妓女」（2015，頁 49）。這些女性遭男人的蔑視，只是供他們享受性的工具。

這樣的區分不僅對於男人是如此，父權社會「分化統治」的結果，讓「聖女」和「妓女」出現斷裂甚至對立，以至於在整個社會裡，只要是享受性愉悅的女人就有成為「妓女」之嫌，而「聖女」則都必須終身保持忠誠、純潔的形象。父權社會便形塑了這樣的階級區分：崇高的「聖女」，及卑下「妓女」。

但分化統治的根源——性的雙重標準——也使得男人陷入兩難處境：「他們在面對特定女性時，一旦變得『認真』便無法把那名女性當成『性對象』；相反的，一旦被他們視為『性對象』，他們便無法『認真』對待對方。」（2015，頁 53）這段似曾相識的話，正類似於本文第二節當中提到的「心理性陽痿」的病徵。有別於佛洛伊德，上野千鶴子是以父權社會建構出的分化統治作為基礎，來解釋「心理性陽痿」。

以父權社會分化的觀點來看待〈紅玫瑰與白玫瑰〉，可輕易發現振保的「心理性陽痿」實則是一種分化統治的結果，而更根本的來說，他看待女人的方式從小說開頭就是階級分化過的：紅白玫瑰，分別是「妓女」和「聖女」——對於前者，他能毫不猶豫地發生性行為，對後者，他卻失去性慾望。

用嬌蕊的例子來看，當她希望振保娶她時，振保以母親作為藉口拒絕了，然而多年後相逢，嬌蕊成了別人的妻子，他竟燃起妒火：「看著她（嬌蕊），自

己當時並不知道他心頭的感覺是難堪的妒忌。」(2001, 頁 139) 筆者認為, 這嫉妒源自於振保對於嬌蕊的矛盾愛慕, 他一直深受嬌蕊的肉體吸引, 但先前他只把對方當「性愉悅的對象」, 認為無法走入婚姻而死了心; 然而此刻嬌蕊「脫胎換骨」成為別人的賢妻良母, 變成他眼中有崇高地位的「聖女」, 於是重新嫉妒起她。這嫉妒, 展現出嬌蕊於振保內心地位的「階級流動」: 振保對她的愛從原本單純的性慾, 變為帶有崇拜的愛。

再看烟鸞, 她無非是振保心目中那種「聖女」, 張卻寫她「連『最好的戶內運動』」(2001, 頁 135) 都不喜歡, 暗示她的性冷感, 以及振保的欲求不滿。後來振保習慣在外嫖妓, 某天發現烟鸞和裁縫偷情, 想的竟是:「我待她算不壞了。下賤東西, 大約她知道自己不太行, 必須找個比她更下賤的, 來安慰她自己。」(2001, 頁 146) 從這段話可看出振保對妻子的性道德標準, 完全有別於他自己, 雖然張沒有正面描寫振保對自己嫖妓的想法, 無法判斷他是否對嫖妓行為有羞恥感, 但從他自知道妻子出軌後, 嫖妓嫖得更嚴重的轉變來看, 顯然是透過此行為來發洩對妻子的不滿——彷彿在宣稱:「我可以有多個性對象, 而妳(妻子)只能有我一個」。

和嬌蕊相反, 烟鸞的地位是從「聖女」流動至底下的「妓女」, 後來振保對她生恨, 強烈到對她施暴, 可由以下段落得證:「他(振保)彎腰揀起檯燈的鐵座子, 連著電線向她(烟鸞)擲過去, 她疾忙翻身向外逃。振保覺得她完全被打敗了……」(2001, 頁 151) 在此除了顯示烟鸞的地位驟然降低, 還涉及到父權的暴力問題, 在此並不深入討論, 但求能增添讀者對父權社會的理解。

四、結論

筆者在前兩節中，以佛洛伊德的理論對〈紅玫瑰與白玫瑰〉做了這樣的分析：首先是在個人心理的層次上，紅白玫瑰分別象徵肉慾對象以及真情對象，而根據佛洛伊德，會這樣區分的根源是一種亂倫禁忌，人若在幼年以及青春期間，沒有成功從母親或者兒時的重要他人，轉移性慾到其他對象上，就可能出現這樣的病徵。筆者以此觀點分析男主角振保，以他的戀母情結，以及對肉慾、真情對象的明顯區隔作為證據，認為他也有「心理性陽痿」。

其次，筆者分析外在於個人，而對個人心理有影響的「文明的性道德」——尤其一夫一妻的婚姻制——來同情理解振保以及烟鵬這對夫妻。筆者並非要指出一夫一妻制的是非，佛洛伊德雖質疑「我們為文化的性道德做出如此大的犧牲，這真的都值得嗎？」(2017, 頁 260-261)，但筆者無意在本文討論犧牲值不值得的價值問題，而僅是要透過張筆下的人物，來建構出受到文明的性道德影響，而有性壓抑甚至於神經質傾向的人的具體處境，以同情理解的觀點，讓讀者看見這些人物如何受到一個更大的約束力的左右，被迫做出某些行為。筆者要強調的，絕非振保去嫖妓，或烟鵬出軌等行為是合理的，而是盼讀者能看見，在婚姻制度的社會結構底下，這些人物的選擇始終受限於文明的性道德。

本文第四節承接了第三節從社會到個人的分析路徑，筆者以振保為主軸，借用上野千鶴子的分析，從另一個外部的角度，建構出小說中的父權社會如何對女性進行分化統治，製造「聖女」、「妓女」的階級對立，又擅自將婚姻中的妻子和家庭中的母親歸類在前者，賦予其崇高地位的同時奪走她們享受性愉悅的權利；對後者則加以貶低，一方面貪戀這些女性的肉體，另一方面又認定這些女性淫蕩而不得婚娶。筆者認為，所謂紅白玫瑰，正好揭示了背後父權社會醜陋的真貌，其中振保作為父權社會的代表，對女性的宰制顯現於他肯和嬌蕊做愛，卻不肯結婚；和烟鵬結婚後，又對她失去性慾，而明明自己在外嫖妓多時，一發現妻子偷吃，竟走向暴力對待之路。

經過筆者梳理，可發現振保的父權觀念是如此根深柢固，而回到佛洛伊德的分析，也有能相互參照之處，若細究便可發現本文二至四節的主題「心理性陽痿」、「文明的性道德」和「父權對女性的分化統治」之間的深層關聯：心理性陽痿的基本特徵即真情和肉慾的不能合流，與「聖女」、「妓女」的分化對立有著相同結果——面對真情對象就不會有性慾，而對於有性慾的對象就不動真情。再者，文明的性道德明明是壓抑了婚姻當中雙方的性衝動，但就小說來看，很顯然地，女性的性受到更多壓抑，這亦體現出父權社會中，對於男人和女人性道德的雙重標準，讓已婚男人永遠有機會出軌而免於譴責，而在婚姻裡承受悲劇命運的，則永遠是女性。

五、參考資料

1. 張愛玲. (2001). 張愛玲典藏全集: 1944 年作品. 短篇小說卷二, 第 6 卷 / 張愛玲作 (初版). 皇冠.
2. 佛洛伊德, & 孫中文. (2017). 性學三論 / 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著; 孫中文編譯 (初版). 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
3. 上野千鶴子, & 楊士堤. (2015). 厭女: 日本的女性嫌惡 / 上野千鶴子著; 楊士堤譯 (初版). 聯合文學.
4. 濮文曦. (2020). 精神分析視閥下的张爱玲小说创作. 青年文学家, 15, 50–52.

本篇體構宏大，與其說書評，其實更近似於一論文。以佛洛伊德《性學三論》提及的「心理性陽痿」與「文化的性道德」之心理學觀點，嘗試解析在《紅玫瑰與白玫瑰》裡，解析振保、烟鶯的人格特徵，以及其特殊的行為舉止，再歸結到於中國傳統父權文化之下，「聖女」與「妓女」看似對立，但其實相互流動與變化的現象。

可以看出作者對於佛洛伊德心理學觀點，以及張愛玲小說，都有不錯的掌握，難能可貴者，作者能勇於提出個人見解，而論述大致上看來不失周密。唯獨作為「書評」，理應在解析、批評之前，要能先對文本內容有所介紹與陳述，然於文章之中，此一部分著墨似乎較少，然而，對於作者優異的思辨能力，仍然十分值得肯定。